

## 在姜灶看到的周国兴教授

◎陶建明

南通籍著名古人类学家、博物学家周国兴本月将其一批珍藏赠予南通档案馆,又回访了自己的出生之地姜灶。我应川姜镇好友邀请,有幸参加了这次迎接周教授的活动。这是我第一次与周教授零距离接触,还与他独处交流了一段时间。他平易近人的态度、学识渊博的谈吐,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

周教授瘦高个头,手拄拐杖。他精神矍铄、思路清晰,宽大眼镜后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他是由两位胞弟陪同回乡的。一下车他就说,姜灶这个曾经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地方,多年后又一次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了,姜灶是自己的根、是永生不会忘的情感家园。他选取了自己的名著《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》,捐给川姜镇政府和书画苑:“希望我的书能给大家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起源和发展,愿川姜人民能为人类的未来和发展多作贡献,愿川姜大地人才辈出!”

亲友举行家宴,热情款待。餐桌上周教授兴致盎然地品尝了芋头、囊荷炒毛豆等姜灶土菜。

周教授和大家拉家常,他说,当年他们家为躲避战乱,选择逃到姜灶居住。1937年,周教授就出生在那里,并在当地找了奶妈,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城里。

他说:“出去这么多年,一直记得南通、记得姜灶。家乡话不仅能听懂,而且还会讲。”现场他说起“隍嵌子”“背锹儿”“慢斯愣吞”这些土话,口音都是原汁原味的,给人以鬓毛虽衰、乡音未改之感。

他又讲到上高中时回奶妈家玩,在屋后荒地发现一老坟,棺材毁坏,有骷髅头骨掉出,他竟然毫不害怕,而且出于好奇捡回洗净研究,晚上睡觉时就放在床边。这个头骨也算引发他走上人类研究之路的原因之一。

晚上,周教授望着华灯绽放的姜灶街头说,这个地方给予了自己生命和智慧,将永远留在他的心中。

## 彩票梦

◎刘井明

老伴每天固定出门几趟,买菜、买彩票、拿快递。出门前好久就会开始“自言自语”,说要去某处。他买菜一般是之前就在几家菜店比较好了,每次和我说谁家什么菜便宜,我心里都接话:“少买两张彩票不就什么都有了?”每星期都奉献给彩票站好几十元。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出来,不能干涉人家的正当爱好。他几十年风雨无阻、虔诚之至,而且我有时也会幻想:说不定哪天就因此来个大翻身呢?

爱琴海上的希腊圣托里尼岛。



## 向海

◎宋捷

匆匆几天的希腊之行,穿梭在各个历史现场与艺术宝库之间,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,就要和它说再见了。

飞机已经穿过土耳其的领空。远方的河流不知道是黑海还是地中海,急速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国航小姐笑吟吟帮我连上Wi-Fi,让我再次感受到高空冲浪的快意。

行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,总觉得这里有点破旧甚至邋遢,包括拥挤的国际机场,和“欧洲第六大城市”不大相称。但我深知,我没有资格取笑它,人家的辉煌早在2000多年前,而到了飞机出现的年代,它似乎已退出竞赛。

在去机场的路上,又一次经过雅典卫城。那天,逛完卫城后,夕阳渐渐沉落,我跑到不远处的一片

小山坡上,等待当天的落日余晖。斜阳映照在宏伟的断壁残垣之上,帕特农神庙披上了金色的光,那是一束神圣的光,也是一束充满力量的光。

与古城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雅典的集市。信步于街巷市集,在斑驳的建筑脉络当中,依旧能感受到历史遗留的烟火气,以及残存的雅典民主制度的辉煌。每天晚上,当家乡的父老乡亲即将沉睡于梦乡之际,无数当地人或结伴来到街边的露天座位,或呼朋唤友奔向爱琴海边,一醉方休。

最让我震撼的还是大海。希腊源起于岛屿,据说共有6000座大大小小的岛屿分布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,跨越世代的海风与蔚蓝,孕育着这片土地伟大的文明。15000

多公里的海岸线,让当地人靠海吃海,大力发展海运、海工以及旅游产业,和同样靠海的南通之间,上演了千丝万缕的故事。

除了城、市、岛,就要说到人了。在希腊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今年中国的端午节,这是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。公元前278年,当屈原在东方的汨罗江畔焦虑徘徊时,古希腊三杰中的两位——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说早已在西方的爱琴海边传播多年。他们遥相呼应,在世界整体还处在蛮荒之际,成为耀眼于世界的精神星座。

从史诗到文学,从雕塑到艺术,从悲剧到哲学,从科学到民主,从奥林匹亚到奥林匹克……每个人在希腊皆能读到自己喜欢它的一页。这,也许是我们执着于希腊的理由。

## 长寿密码

◎周祖斌

较低,高中毕业的绝对算是文化人,所以,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都小有成就,家庭生活也相对富裕。

妻爷爷虽然身在农村,却喜欢关注天下事。晚上时常看看新闻联播,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好形势。子女为老人订阅了一份《海门日报》,他每天必看,看报纸时也不用戴老光眼镜,百岁那年看报的图片新闻还登上了报纸。妻子从事对台工作,每次回老家看望爷爷,老人总要和她聊聊台海形势,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回归。

妻爷爷一辈子喜欢劳动,年轻时,经常早上挑着蔬菜瓜果到十几里开外的集镇上出售。七八十岁时,不仅两亩多责任田自己耕种,还会三天两头到附近的老六匡镇市场售卖蔬菜。九十开外时,看到子女在农田忙碌,还会上前帮忙。妻爷爷一直说:“做得动做做没事的,农村里老人劳动就是锻炼,不劳动反而容易得毛病。”

妻爷爷生活起居比较规律。每

天早晨7点起床、晚上8点上床睡觉,很少午睡,偶尔在椅子上打个盹。老人平时无病不欢,因此餐桌上每顿都会有荤菜,但从不多吃,总是适可而止。老人也喜欢尝新,每次子女带他到饭店吃饭,碰到没吃过的菜肴,他总要品尝一下。妻爷爷喜欢饮酒,年轻时有斤把的酒量,但他不酗酒,从来没有喝醉过;现在也经常会抿两口白酒,但一般都限于半两左右,从不多喝。

妻爷爷喜欢热闹,七八十岁时,大儿子带他到扬州、西安、北京旅游;九十多岁时,他接受在外地工作的孙辈们邀请,到南通、南京、合肥等地玩。平时周边亲戚家里有事,他也喜欢跟子女们一起去走走。

一般长寿之人性格都比较温和,但妻爷爷却不然,他脾气比较急,容易发火,但从不把不开心的事记在心里,事情过去就算了,可以说是拿得起、放得下。

妻爷爷和我们约定,以后每年他都要请大家聚一聚、乐一乐。